

南楼画社画家作品集

余楚民

陈立言 主编

卷

武汉出版社

余楚民

南楼画社画家作品集

陈立言 主编



余楚民

国家二级美术师，湖北省中国画学会副秘书长、理事，武汉市美术家协会理事，南楼画社秘书长。

鹤鸣九皋 仙姿翩翩

——读余楚民的鹤
陈望衡

第一次见到余楚民的鹤，是在黄鹤楼的会议室，一面墙上悬着一幅中国画，画上数只丹顶鹤腾空飞翔，似闻唳声震天，满室皆动。我立即为此画强烈地吸引，不禁赞叹：妙，妙极了！忙问画者是谁，楚民正在旁边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答：我画的。

鹤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吉祥的动物，在现实的动物类中，它是唯一真实地存在而又常被人想象为仙禽的动物。原因是，在中国的神话故事中，能在仙界与凡间自由来往的仙人，其在天空旅行，坐骑就是鹤。汉刘向《列仙传·王子乔》：“王子乔者，周灵王太子晋也。好吹笙，作凤凰鸣。游伊洛之间，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。三十余年后，求之于山上，见桓良曰：‘告我家：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。’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，望之不得到，举手谢时人，数日而去。”中国人好鹤，始于何时，已不可确考，春秋时代，卫国的国君懿公好鹤的故事确是载入《左传》的，由此也就造就了一个汉语成语——“轩车载鹤”。春秋时期，有极为精美的青铜器莲鹤方壶。此件作品中的装饰物——盖顶的白鹤，被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誉为新时代精神之象征。自古以来，鹤，总是与仙，与雅，与清，与吉联系在一起，它的品格，高贵而又飘逸，而它的形象也恰好与之相应。高挑的身材、洁白的羽毛、适长的尖喙、鲜红的冠顶、柔曲的长颈，整个构成一种极为美好的形象。在飞禽中，要论身姿之美，大概无过其右者。

正是因为如此，鹤也就成为中国画的传统题材之一，但相比于虎、马、鹰这些动物，画鹤的名作似乎不是很多。宋代的僧法常《鹤图轴》，画的是一只在大地行走高蹈的鹤。明代王绂、边景昭《竹鹤双清图轴》，清代沈铨《松鹤图轴》，这些均是名画，但立意、构思大体是差不多的，均为立鹤，均为工笔，基本风格为院体画。楚民画鹤也许参考过古人名作，但楚民的鹤画显然不是脱胎于此，它直接来自于生活，楚民爱鹤，多次去鹤的栖息地、养殖场，仔细地观察鹤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他笔下的鹤生气勃勃，洋溢着自然本身的生命活力。

楚民擅长于画飞动的群鹤。仿佛是本来在陆地上休憩，猛然间受惊，腾空而起。忽喇喇似听得羽翎拍击的声音，还有尖锐的鸣叫。这飞动的群鹤，其奋飞之势大体一致，然每一飞禽姿势各具，角度各异，丰富多姿，生动极了。

当然，这种状态楚民只是偶画而已，更多的情况是画正在天空与地面之间舞蹈的飞鹤。强劲的翅膀，潇洒的长脚，与轻灵的身姿相协调，既疾速，又舒徐，跃动着一种音乐的韵律感。画飞鹤，最忌画得板滞，画得单调。楚民的飞鹤却不是这样。他画的飞鹤，身手矫健又灵动潇洒，身姿各异又见出和谐，将大自然的活力与韵律渲染得淋漓尽致。

“灵动”在“动”，更在“灵”。只要有灵在，即使是静态的，也是充满着活力的。就画鹤来说，这灵，就是鹤的仙气所在。如何将鹤之灵画得近仙，是楚民心力所钟。应该说，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。我没有与楚民讨论过这个问题，而就我对他的鹤画的品赏，发现他在表现鹤之仙气时，似是做了这样一些努力：

第一，总体气氛清冷，而又透出温馨。清，是中国人对仙境的整体气氛的一种理解。道教说的仙界有上清、太清、玉清之说。中国文化很看重“清”，清，虽兼有儒家的清正，但更具有道家的清高，而以超脱凡俗、潇洒出尘为基本性质。冷，当其与清联缀的时候，它就与红尘的喧嚣构成了对立。仙境应是清冷的。楚民的鹤画，每一幅总体气氛都是清冷的。大体上，均用的冷色调。不过，值得指出的是，中国文化所追求的仙，并不是与人间完全脱节的一种幽暗可怖的世界，相反，它倒是与人间有联系却比人间幸福的一种世界。因此，仙界虽不可有人间的喧嚣，却不能没有人间的温馨。楚民的鹤画，虽然画面总体色调为冷色调，但他总是运用一些艺术手段加以渲染，比如，冠顶的那点红色，又比如，鹤的或闪亮或闭合的眼神，又比如，作为背景的陪衬的某些让我们联想到现实生活的景物，将这些部位适当彰显，画面就隐隐地透出红尘的温馨。

第二，鹤是动物——一种美丽的动物，又是人——虽在人世却又有意思归避人世的隐士。读余楚民的鹤画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中国的隐士。在中国人看来，隐士是现实生活中的仙，或者说是未来的仙。隐士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独特的现象。它远可以追溯到许由，据说尧要将天下让给他，他赶紧躲进深山。许由是放着君位不要，主要还是怕承担不了这副沉重的担子。庄子也是隐士，楚王闻其名，派人来请他出山，他说宁肯做一只乌龟在泥沼中艰难地爬行，也不愿被当作祭品放在祭台上供起来，庄子看重的是自由啊！虽然隐士中也有沽名钓誉之徒，但总起来讲，隐士中多的是高尚之士。隐士的品格，最为重要的是抗拒功名利禄，抗拒腐败沉沦，人格独立，精神独立。楚民的鹤画颇有些隐士意味，有一幅作品，画面上的鹤伸着长长的脖子在水塘顾影，这可不是自怜，而是自赏。此画取名为“独爱清幽”可谓极为恰切。

楚民画鹤，多不置背景，大多是天空刷刷几笔湖蓝，水多是留白，画面极为干净，有时，也点缀一树梅花，梅多是白梅，画面似有月色在流动。这就构成一种意境，极清幽、极冷峻、极高洁的意境。

所有的绘画均具有一定的精神意蕴，这种精神意蕴即是文化，它是族群对自然、对社会、对人生的基本理念。正是从这个意义言之，绘画是“有意味的形式”。每一民族，绘画中的精神意蕴是不同的。在西方民族，也许更多地看重所反映对象的客观性、真实性，是对外物的认识与理解；而在中华民族，更多的看重所反映对象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在的相关性、精神上的相似性，是对人生的感悟和体验。同样是画山水，在西画，从画面看出来的自然本身，而在中国画，从画面看出的不只是自然本身，还有人，人的精神、理念和气概。一切自然风物的绘画包括鳞毛花卉画均如此。楚民的鹤画，鲜明地显现着中国绘画的传统。他的鹤画，耐品，耐读。品读的并不是鹤之形，而是鹤之神，这鹤之神也不只是鹤的生命力量，而是人的生命意味。

楚民鹤画，均为写意，在手法上似有像形与变形两种。像形者基本上写实，而变形者则明显地吸收了西画表现主义的手法。虽然吸收了西画表现主义的手法，但用笔、用墨仍然是中国的，是中国画，而非西画。中国画的技法，主要为线，为墨。线墨二者尽见中国画的精神。楚民用线、用墨炉火纯青。其线或刚或柔，或粗或细，或断或续，或疾或徐，均气韵贯通；其墨，或浓或淡，或湿或燥，或纯或杂，或速或缓，皆精神饱满。整个画面似信手涂鸦，漫不经心，然笔笔精妙，不可移易。尝思，如一笔走失，则画面不复灵动矣。楚民尚简，不喜繁复。画风清新，品格雅洁。读它的画，似春日赏梅，夏日闻荷，秋日问菊，冬日读冰，怎一个“清”字了得！

目 录

天长地久	3
双寿图	5
松鹤图	7
松鹤图	9
暗 香	11
相 伴	13
新 露	15
荷 花	17
永 恒	19
回 家	21
放 下	23
盼 归	25
相 依	27
双寿图	29
和平图	31
后 生	33
相 伴	35
灵 静	37
世世和平	39
踏 青	41
和平万岁	43
相 依	45
同 程	47
荷 花	49
万法归一	51
相 依	53
黄鹤来兮	55
秋 韵	57
月下情语	59

目 录

天长地久	3
双寿图	5
松鹤图	7
松鹤图	9
暗 香	11
相 伴	13
新 露	15
荷 花	17
永 恒	19
回 家	21
放 下	23
盼 归	25
相 依	27
双寿图	29
和平图	31
后 生	33
相 伴	35
灵 静	37
世世和平	39
踏 青	41
和平万岁	43
相 依	45
同 程	47
荷 花	49
万法归一	51
相 依	53
黄鹤来兮	55
秋 韵	57
月下情语	59



天长地久
2011年
70cm×138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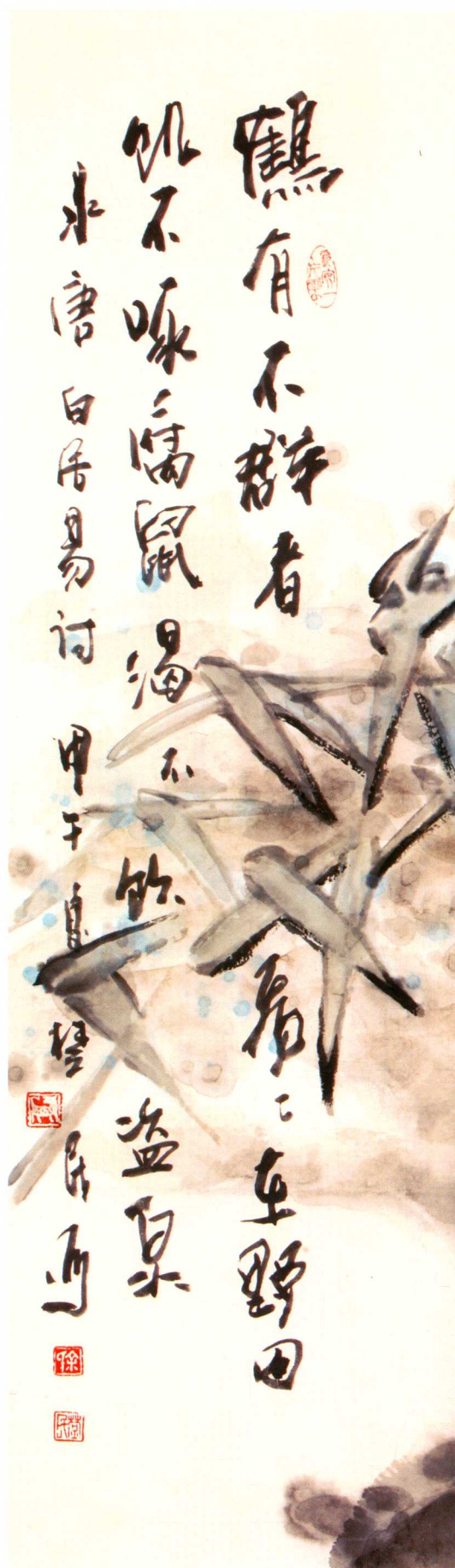
倦影圖

辛卯夏
琴月山





双寿图
2014年
84cm×100cm







松鹤图

2014年

54cm×100cm





松鹤图
2015年
68cm×138cm



微禽偶朕

風波地晚歲

圖
丁未
松年
印



暗香
2007年
53cm×100cm

有裡
然理
月裡
有
內
無理
無



菲成堂

寒風阻之

丁未夏月
琴山何承武書

